

臺灣語言源流

丁邦新 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臺灣語言源流

丁邦新 著

臺灣學書局印行

臺灣語言源流（全一冊）

著者：丁 邦 新

出版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發行人：馮 愛 羣

發行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二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二四六六號
電話：三三四一五・三三三零七・三三三〇七

定價 精裝新臺幣九元
平裝新臺幣五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三版（學再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8002

再版自序

這本小書是十年前應台灣省政府新聞處之約而寫的。內容方面主要是纂述近人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先師董同龢先生的「四個閩南方言」，更是引錄多處。其餘例如楊時逢先生研究客家話的文章也時常引用。作者個人實在沒有多少新的發現。

近幾年來，因為在台大中文系開「漢語方言學」一課的關係，對好些相關的問題得以時加探索，例如閩南語有文言、白話（或讀音、語音）兩種不同，文言音的來源晚，大約是唐宋以後因為科舉制度盛行，從北方話借來的系統；白話音卻早得多，許多現象都不是中古音系統所能解釋的，以前只能說白話音的來源在隋唐以前，現在可以說得更確切一點，很可能從古漢語分支歧出的時間是在漢代左右。好幾種語音現象都值得專文研究。對於這些問題，自然不適合在這樣一本介紹性的小冊子裏加以討論，但是乘再版的機會，可以把重要的看法略加補充修正。

在六十二年出版的香港珠海書院珠海學報第六期中，李伯鳴先生為這本小書寫了一篇書評，其中指出一些客家話中梅縣讀音的差異。因為我根據的梅縣音的

記錄跟李先生的讀音有出入，例如「梯」在我的資料中讀ti，李先生則讀tɔi，可能有些有文白讀音的不同。如果原來寫錯了，現在就加以更正，如果原來也不錯，就加括弧注上李先生的讀法。另外又因為歸音位的關係，有些音的寫法和實際音值不同，例如我用ŋ代表ŋ和ŋ₂兩種音，只要有i的韻母之前，ŋ就代表ŋ₂。因此說「宜」在梅縣讀ŋi，實際就是ŋi。為避免誤會，現在就加注實際的讀音，使讀者容易了解。

李先生另外提出正名的問題，認為「四縣」實已包含梅縣，不如改稱五縣，梅縣則改稱「嘉屬」。這個名稱問題很不容易決定，因為在台灣的客家人普通都說他們的話分為四縣、海陸兩種。雖然在系統上，四縣話和梅縣很接近，但是梅縣是原嘉應州州城所在，既有固定的地域，語言上也認為是客家話的標準語，和四縣話仍有小異，還是分開比較合適。凡用梅縣就是指真正原州城的方言，凡用四縣就指興寧、五華、平遠和蕉嶺的方言而言。

我和李先生無一面之緣，承他寫書評指正，令我很感激。並有若干謬許的話，也很不敢當。現在在再版的時候作一部分修正，以答謝李先生的雅意。

近年來在閩南語方面的研究相當可觀，可以參看作者和何大安、楊秀芳、羅肇錦、顧百里合寫的「閩語方言研究選目」，見書目季刊第十一卷第二期，民國

六十六年九月出版；客家語方面，主要的有日本學者橋本萬太郎的 *The Hakka Diale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一九七三年出版；高山族語言的研究，請參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近年來發表的文章。

這本小書主要的目的是為一般對台灣的方言有興趣的人預備的，當然大學文史科的學生也可以用為入門的書。這幾年給台灣史蹟研究會講「台灣的方言源流」，就是用這本書作為講授的根據。原來由省新聞處出版，屬於非賣品，坊間無法買到。現在承省新聞處同意由作者再版，復承學生書局張洪瑜先生的好意願意出資影印，就把原書已發現的錯誤一一改正，讓這個十歲的小孩整理整理衣服，再度站在讀者的面前，等候批評。

民國六十八年七月二十日丁邦新自序於南港

臺灣語言源流

目次

第一章 概述	一
第一節 漢語和臺灣語言	一
第二節 臺灣語言的地理分布	五
第二章 閩南語的音韻結構	一二
第一節 聲母	一三
第二節 韻母	二一
第三節 聲調	三六
第三章 閩南語與古漢語之關係	四二
第一節 聲母的比較	四二
第二節 韻母的比較	四九
第三節 聲調的比較	六五
第四章 客家語的音韻結構	六七
第一節 聲母	六七

第二節 韻母	七二
第三節 聲調	八五
第五章 客家語與古漢語之關係	八七
第一節 聲母的比較	八七
第二節 韻母的比較	九三
第三節 聲調的比較	一〇七
第六章 高山族語言之特性及來源	一〇九
第一節 分類	一〇九
第二節 音韻特點	一一〇
第七章 結語	一一六
第一節 漢語語法的一體性	一一六
第二節 臺灣語言與其他語言的接觸	一二二
第三節 臺灣語言源流	一二五

第一章 概述

第一節 漢語和臺灣語言

中國包括好些個民族，每一個民族各有其自己的語言。就其大者來說，中國境內的語言分屬四個大語族：漢藏語族、阿爾泰語族、南亞語族和南島語族。漢藏語族中有一大支就是「漢語」。因為它是中國主要的語言，全國約有五億人說漢語，而且漢語中的北平話又成為國定標準語的基礎，所以通常我們又稱漢語為「中國話」。

「語族」可以說是「語言的家族」。同屬於一個語族的語言，彼此之間都有親屬關係，它們都源自同一個遠祖。這種語言的親屬關係是奠基於各語言的結構比較，我們可以從語音、詞彙、及語法結構等好幾方面來論斷，它們之間類似及相同的地方可以用規律寫出來。這些規律的相同絕對不是彼此的轉借，由此可以證明它們是同一種語言的子孫。雖然經過長時期的歷史的演變及地域的分隔，成為種種方言，但是它們的血脈仍然是相通的。

漢藏語族又稱印支語族，是世界上最大的語族之一。中國境內的語言大部分都屬於這個語族。這一語族又可以分為四大支系：漢語、洞臺語、苗僑語及藏緬語。它們之間有下列幾個共同特點：

第一、單音節性：所謂「單音節性」並不是說這些語言中的「詞」都是單音節的。漢語中就有許多詞包括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音節。例如：「我們」、「學生們」、「圖書館」等等。事實上除去極少數的例外，可以說這些語言中的「語位」——語言單位——才是單音節的，漢語中的語位大致相當於我們平常所說的「字」。

。換句話說，在這些語言中，每一個音節都是很重要的一個語言單位，由這些單位組成詞，合成語組，造成語句。

第二、聲調系統：在漢藏語族早期的母語中有沒有聲調的存在，現在還很難說，最近的研究認為聲調可能是從韻尾輔音演變而來。古藏語中大約也沒有聲調，（現在藏語中的聲調是從前加成分——詞頭——變來的）但是現存的漢語、藏語、緬語、侗臺語、苗傣語等都有清楚的聲調系統，聲調的數目從兩個到九個不等，但是這些聲調的演變都和原來古語中聲母的清濁有密切的關聯，這也就是說古語中有濁聲母的音節，現在的聲調屬於一類，有清聲母的屬於另一類。這種現象就成為現在建立漢藏語族的主要論據。

第三、濁聲母的清化：這是這一語族的另一個音韻上的共同點。就是說古語中有濁聲母的音節，在長時期的演變之後，現在大致都已由濁變清。只有漢語中的吳語、湘語及藏緬語系中的少數方言，仍然保有若干濁聲母，這些古語中的濁聲母清化以後，我們只有從聲調的演變推尋它的痕跡。

第四、少用形態變化：這是漢藏語族語法上的一個共同點，少有甚至沒有詞的形態變化，詞在句中出現時，其語法功用完全因它所佔地位的不同而異。換句話說，也就是取決於各成分間的次序。

前面說過，在漢藏語族中，漢語是最大的一支。其中又可分為：北方官話、下江官話、西南官話、吳語、湘語、客家語、贛語、粵語和閩語等支系，支系之中又有方言。這些語言支系和方言，正如同一個家族內的親兄弟或堂兄弟一樣；而它們與現代的泰語、藏語、緬語和苗傣語等，則是同宗的遠房兄弟。

漢語方言遍布全國，方言的地理界限和政治行政單位往往不相配合。現在略述它們分佈的地域及音韻特點：

北方官話：主要分佈地區在中國北方。大致在河北、山西、陝西、甘肅、河南及山東各省；同時向北

延伸至新疆、內蒙、及東北；向南延伸至湖北、安徽及江蘇。其特點為：古濁聲母全變清聲母；韻尾分舌尖鼻音 $|\text{ŋ}|$ 及舌根鼻音 $|\text{ŋ}|$ 。共有四個聲調：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古入聲字已看不出任何特徵，分別變入上列四聲。

下江官話：分布於長江下游、江蘇北部、安徽中部，以及江西與湖北的一小部分。與北方官話不同的是韻尾只有一種鼻音，大致是 $|\text{ŋ}|$ 。聲調有五個或六個，其中有入聲調，但是古入聲字的韻尾 $|\text{p}|$ 、 $|\text{t}|$ 、 $|\text{k}|$ 已經消失，代之以喉塞音 $|\text{ʔ}|$ 。

西南官話：分布於四川、雲南、貴州以及湖北和廣西的一小部份。其特點為：韻尾輔音大致都是舌尖鼻音 $|\text{ŋ}|$ ；普通都沒有入聲，只在四川中部、嘉陵江流域以上，古入聲字自成一調，但是聲調既不短促，也沒有韻尾塞音。

吳語：分布於江蘇、浙江兩省長江以南的部份，以及江西東部的幾個小地區。最大的特點就是古濁聲母字在吳語中保留為送氣的濁聲母；韻尾鼻音或全用 $|\text{ŋ}|$ ，或全用 $|\text{ŋ}|$ ，只有一種；聲調通常有六個至八個，其中入聲字聲調短促，古塞音韻尾 $|\text{p}|$ 、 $|\text{t}|$ 、 $|\text{k}|$ 已經消失，有的地方代之以喉塞音 $|\text{ʔ}|$ 。

湘語：分布於湖南省湘江、資水及沅江流域，古濁聲母字除長沙方言以外，仍讀濁母，這一點頗與吳語相似。古入聲字自成一調，韻尾也沒有 $|\text{p}|$ 、 $|\text{t}|$ 、 $|\text{k}|$ ；通常有六個至七個聲調。

客家語：分布地域為江西南部、廣東梅縣一帶。在臺灣、湖南與四川也各有一部分，同時客家人的足跡散布兩廣遠至泰國、緬甸、馬來半島及南洋各地。各聲調的古濁聲母字全讀送氣清音；通常都有三種鼻音韻尾 $|\text{ŋ}|$ 、 $|\text{ŋ}|$ 、 $|\text{ŋ}|$ ，與古鼻音韻尾相當；聲調通常有五個至七個，其入聲字仍然保存 $|\text{p}|$ 、 $|\text{t}|$ 、 $|\text{k}|$ 韻尾。

贛語：分布於江西贛江流域。其特點與客家話相近，惟鄱陽湖一帶，有把送氣清音讀成濁音的趨勢。同時韻尾的 $-p$ 、 $-t$ 、 $-k$ 有些地方消失了。

粵語：分布於廣東、廣西兩省，另外在泰國、緬甸、馬來半島以及南洋各地都有說粵語的華僑。其音韻特點為：保持古漢語中的鼻音韻尾 $-m$ 、 $-n$ 、 $-ŋ$ 及塞音韻尾 $-p$ 、 $-t$ 、 $-k$ ；有長短元音的區別；聲調有八個或九個，甚至有多至十個的。有些聲調的區別和元音的長度有關。

閩語：通常再分為閩北語和閩南語，閩北語以福州為中心，分布於福建省北部，閩南語以廈門及潮汕頭為中心，分布於福建省南部、廣東省東部、臺灣省、海南島、雷州半島的一部分以及泰國、緬甸、馬來半島和南洋群島各地。其特點為：古濁聲母字大都變為不送氣清音；中古漢語屬知、徹、澄母的字都讀舌尖塞音，近於上古漢語的情形。聲調通常都是七個。

閩南語和閩北語不同的是：閩南語有鼻音韻尾 $-m$ 、 $-n$ 、 $-ŋ$ ，有時失去鼻音韻尾，而元音鼻化。也有塞音韻尾 $-p$ 、 $-t$ 、 $-k$ ，有時還有 $-ʔ$ ，而閩北語大致只有一種鼻音韻尾 $-ŋ$ 和一種塞音韻尾 $-k$ 或 $-ʔ$ 。

另外在安徽南部、廣西的西北部以及湖南的某些方言可能是個別的方言，現在還不清楚它們與別的方言的關係。

如上所述，我們知道行政制度上所分劃的省與縣，與方言的界限並不相合。然而我們仍然沿用一些行政單位的名稱來稱述方言，只是為了習慣上以及讀者了解上的方便。就以臺灣省來說，有屬於漢語系的閩南語、客家語和一小部分別的語言；有屬於南島語族的高山族語，它們並存於臺灣省境之內。現在我們時常聽到有人以「臺灣話」一詞指稱閩南語，其實那是不切實際的，說閩南語的人固然在臺灣的人口佔了

半數以上，但是臺灣並不只有一種閩南語，同時閩南語分布的地區除了臺灣之外，還有前面提到的福建南部、廣東東部、海南島以及海外各地，幅員廣大。而且這些地區的閩南語和臺灣的閩南語，無論在語音、詞彙、語法任何一方面比較起來，都是面目酷肖，同母所生。（參李方桂：語言與方言，中國年報一九三七；董同龢：中國語言，中國文化論集第一集，一九五三。）

第二節 臺灣語言的地理分布

如果給閩南語作一個細密的分類，可以分為以下的幾個方言區：

廈門方言。

一、福建南部

漳州方言：包括龍溪、漳浦、南靖、長泰、平和、詔安、東山、海澄、雲霄等處。

泉州方言：包括晉江、南安、惠安、安溪、同安、永春等處。

二、廣東東部：潮汕方言。

三、海南島：海南方言。

四、浙江南部：溫州方言及舟山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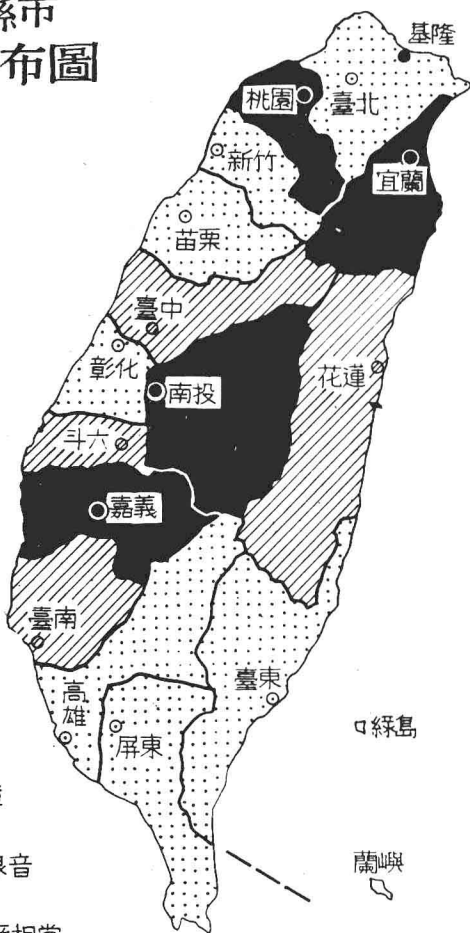
除海南方言以外，其他各方言的語音系統距離較近。平常所說的「福佬話」，是指廣義的遍布於閩、粵、瓊以及海外的閩南語而言。其中「廈門話」可說是閩南的標準語，一方面是因為廈門自從開闢為商埠以後，商業繁盛，方言雜糅，廈門話大致具有閩南各方言的特點，另一方面也因為廈門話的通行範圍最廣。平常我們聽人說臺灣的閩南話有「漳州音」和「泉州音」的不同，如果仔細分別，確實可以說出某字如何說是「漳州音」，如何說是「泉州音」，似乎意謂著臺灣只有漳、泉兩種方言的不同。其實臺灣的閩

南語包括前述的廈門、漳州、泉州及潮汕等方言，因為臺灣的閩南人都是從閩南各地遷徙而來，他們說的話自然大同小異，並不完全一致。所謂「大同」，可以從南北居民彼此能夠通話這一點得到證明；所謂「小異」，也可以從許多日常用字彼此發音略有差別這一點發現出來。

既然臺灣的閩南語包括好幾個方言，那末南北各地似乎應該有比較濃厚的方言色彩，為何我們說它們之間只有「小異」呢？這一點是很值得注意的，其原因是閩南人大量移民臺灣以來，只有極少數人聚族而居，自為村落。由於三百年間交往頻繁，方言色彩由濃而淡。尤其交通發達以後，自南至北，朝發夕至。原來在南部落戶的人，很容易因種種原因遷往北部，反之亦然。再加以婚姻的結合，語言也隨之參雜。如果我們把臺灣的閩南語比做當年廈門開埠以後的廈門話，說它不漳不泉，亦漳亦泉，擁有幾種方言的特點，實在是很確當的。目前一字多音的現象，正可以為我們的推論作有力的注腳。例如：「做」可以說作 *tsəʔ*、*tsue* 或 *tsəʔ*，「關」可以說作 *kuai*、*kuī* 或 *kuā* 等。（參董同龢：四個閩南方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三十本，一九六〇；又：記臺灣的一種閩南話，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一九六七。）

比較臺灣省通志及各縣縣志對於閩粵移民的記載，我們知道閩南人比客家人移植較早。閩南人的大量移民是明永曆十五年鄭成功從荷蘭人手中光復臺灣以後的事。當時的軍政中心在臺南，由於鄭成功是泉州府南安縣人，他的左右也多泉州人。後來輔佐鄭經的諮議參軍陳永華又是泉州府同安縣人，他設立學校，考試儒童，奠定臺灣教育文化之基礎。受了他們的影響，因此初期移往臺南的閩南人中，以泉州人為多。其後，開拓墾荒的工作向北發展，閩南人及客家人先後參加「畢路籃樓，以啓山林」的行列。人數大增，閩南語之中，廈門、漳州及泉州方言都很流行，還有少數人說潮州方言的。原來以泉州人為多的臺南也漸成為漳泉各半的情形。到目前為止，全島各地閩南各方言熔冶於一爐，對於臺灣閩南語分布的現況，實

台灣各縣市 閩南語分布圖



-  泉音盛於漳音之縣市
-  漳音盛於泉音之縣市
-  泉音與漳音相當之縣市

在難以作任何截然的敘述，根據手邊的材料，就其大者而言，約略繪成下圖，作為參考。又因為廈門話實在是在閩南一帶通行的標準語，所以圖中沒有列明。（參臺灣省通志稿人民志氏族篇及語言篇，一九六〇；及臺灣各縣市志稿人民志，人口篇或語言篇。）

口綠島

蘭嶼

根據近人的研究，客家話可以分為八個方言區：

一、廣東東部 四縣方言

海陸方言

二、廣東南部

三、廣東北部

四、江西南部

五、福建西部

六、廣西

七、川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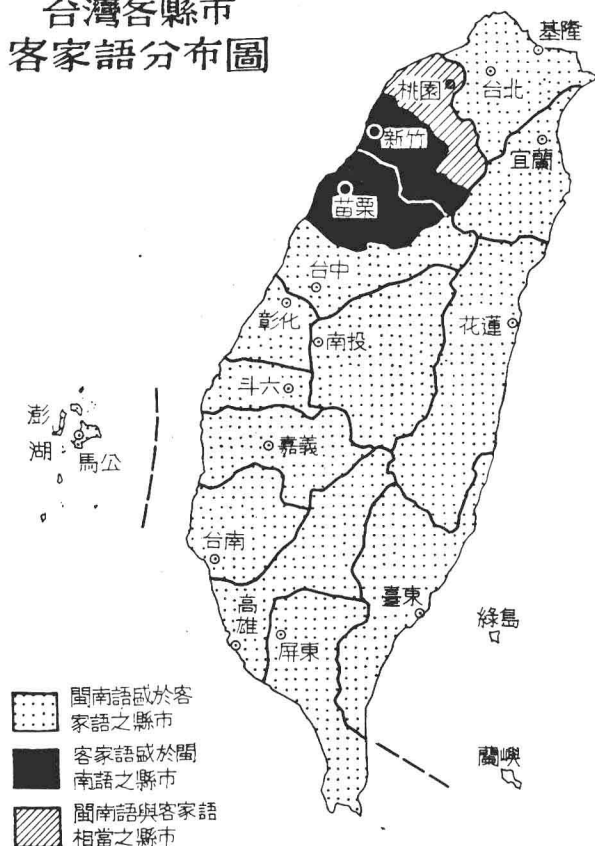
八、海外——指南洋群島各地

這一個分類只是根據初步調查的結果而得，研究者並沒有能提出充分語言學上的理由來解釋為何如此分類。事實上這一個分類似乎對地理上的分布比方言上的不同更為看重。在目前沒有更好的分類以前，我們暫且沿用以上的說法。（參楊福棉：*Elements of Hakka Dialectology, Monumenta Serica Vol. XXVI 1967*；長田夏樹：中國諸民族の言語，神戸外大論叢，一九五九。）

由於地理環境密接的關係，到臺灣來的客家人大部分都來自廣東東部方言區，也就是從前滿清時代的嘉應州和惠州地域。主要的是四縣方言和海陸方言。所謂四縣是指舊嘉應州所屬的興寧、五華、平遠和蕉嶺等四縣。嘉應州州城所在就是現在的梅縣。所謂海陸是指海豐和陸豐兩地而言，舊屬惠州府。

客家移民來臺較晚，當時灌溉便利之各河川下游，差不多全被閩南移民所開墾。但是客家移民有刻苦

台灣各縣市 客家語分布圖



耐勞的天性，他們的足跡終於到達各河川的上游，到達新竹、桃園等地的山麓及丘陵地帶。現在客家話在臺灣分布的區域主要就在臺北至彰化之間，另外在南部的高雄、屏東兩縣及東部的花蓮、臺東兩縣也有一部分。

四縣方言與海陸方言除聲調之調值及調類互不相同以外，其他聲韻母方面相差不大，到下文第四章再詳細討論。現在把客家語和閩南語在各縣市中通行的情形作一比較繪圖如下，以清耳目：（參臺灣省通志稿及各縣市志稿。）